

論語徵

戊

書 籍		
冊數	冊數	號數
一	一	
〇		
學 校	縣 中	滋 賀

173.83  
207  
Vol. 5



論語徵成

論語徵成

命與仁俱其單言利者幾希也舊註利命仁皆孔子

子罕言利絕句與命與仁蓋孔子言利則必與命俱

必與仁俱其單言利者幾希也舊註利命仁皆孔子

所罕言是八字一句中間不絕失於辭矣且聖人之

道安民之道也而敬天為本故孔子曰不知命無以

為君子又曰君子去仁惡乎成名是命與仁君子所

以為君子孔子豈罕言之哉何晏以來諸儒不得於

辭而強為之解不可從矣至於程朱謂命為天道賦

物之理仁為本心之德以成其罕言之義是自其家

論語徵成

游學錄卷之十  
學校錄

所藏

論語徵成

子罕



子罕

學古時所無也。夫聖人安民之道，天下莫利焉。舜三事，利用厚生，居其二。易大傳曰：以美利利天下，不言所利，大矣哉。而孔子罕言者，何？蓋聖人智大思深，能知真利之所在，於是為天下後世建之道，俾由此以行之。後王後賢，遵道而行，不必求利，而利在其中。若或以求利為心，凡人心躁智短，所見皆小利耳。其心以為利而不知害從之矣。故孔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又曰：放於利而行，多怨。又曰：無見小利，大。學曰：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夫心躁則不知命，知短則不知仁，舍命與仁，唯利是視，所以蹈禍。故孔子與

命與仁立之防也。原思琴張之徒，熟視而深識之所錄如此章，豈後世所能及哉？世有以此章與孟子梁惠王首章並按，嚴於義利之辨者，甚乃至以大學以義為利，謂戰國術士啗人以利之言，妄哉。如孟子時，百家競興，以功利立說，故孟子應聘初謁之日，以此一言杜絕管商之流，以明唐虞三代之德，要之爭宗門之言，是孟子所以為儒家者流之祖，非復孔氏之舊也。大學之言，果啗人以利乎？則孟子亦何曰：安富尊榮，安富尊榮，非利而何？夫天下熙熙，為利而來，凡人之大情也。人之為道而遠人，豈足以為道乎？道而

不利民亦豈足以爲道乎。孔子所以罕言之者。所爭在。所見大小。而非聖人之惡利也。且所謂義者。先王之古義也。後世儒者不知道。又不知義。而謂道者當行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是其所謂道義。皆取諸其臆。不過其所割天理人欲之說耳。是其源佛老之習。淪於骨髓。視聖人若達磨。惠能乃曰。唯見義理所在。而利害非所問焉。其究必至於離世絕物。槁死於山林。而後充其蚯蚓之操。悲哉。是又讀此章者所當識也。

鄭玄曰。達巷者黨名。後註家因之。然曰。巷曰黨。達巷豈黨名乎。如儀封人。封人是官名。其人以官行。故不著姓名。黨人豈官名。亦豈與春秋人微者一例乎。且其人能知孔子。豈容沒姓名。蓋疑達巷是姓。黨人是名。春秋蔡桓侯名封人。鄭語字子人。齊懿公名高。人又有賓媚人。魯有公冉務人。陳有公孫佗人。臧孫氏有漆雕馬人。列子有偃昏。稽人。可以例焉。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成名。其人能知孔子而贊之。此何註美孔子博學道藝。不成一名而已得之。尹彥明曰。見孔子之大意。其所學者博。而惜其不以一善得名於世。蓋慕聖人而不知者也。可謂臆見已果爾。何曰大哉。

大氏宋儒以知聖人自負而不與人知聖人必欲見  
貶意此見一生其心不平其失於辭者不亦宜乎且  
當時所謂博學豈後世胸藏二酉之謂乎止謂博學  
道藝故孔子承之以射御韓愈未出儒者尚不失古  
孰謂朱子勝何晏乎孰御執射如執禮執經之執謂  
以一藝自名而教人者也後世昧古言何朱皆不識  
其義故不穩執禮見戴記執經見開元禮孔子於六  
藝而取乎射御於射御而又取乎御蓋禮樂道之大  
者君子之事故謙不敢當書數府史胥徒所先故君  
子不任是其所以取乎射御也而射義曰射者射為

諸侯也是以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曲禮曰  
問大夫之子長曰能御矣幼曰未能御也少儀曰問  
國君之子長幼長則曰能從社稷之事矣幼則曰能  
御未能御是古者以御為子弟之職孔子亦自言執  
御以為子弟之師耳

吾從衆吾從下是孔子深知先王之禮也蓋禮雖先  
王所定然亦有有義者有無義者其無義者則先王  
一時從俗者故今又從俗改之不為違禮若其有義  
者則不得不謹守之也故君子曰先王制禮而不敢  
過也先王制禮不敢不至焉仁齋解此章以為聖人

處事之權衡。禮豈事之倫哉。其人之不知禮也。又譏程子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而曰。事苟無害於義。則俗卽是道。外俗更無所謂道。是其人又不知道也。道者古聖人之所建。豈謂世俗所爲卽道可乎。亦佛氏法身徧法界之見耳。且所謂從衆者。本謂從儉也。儉謂節用也。禮器曰。昔先王之制禮也。因其財物而致其義焉。爾。是先王制禮定其度數時。旣以財爲之節。然世久時移。而古之儉亦有今變爲奢者。如麻冕是也。故孔子從衆。爲深得於禮。不違先王之心。後儒不知以禮論之。而唯理是言。可謂亂道已。拜下禮

也。王肅註。臣之與君行禮者。下拜然後成禮。按邢昺疏。成字上脫一升字。疏云。案燕禮。君燕卿大夫之禮也。其禮云。公坐取大夫所勝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誓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鄭註。升成拜。復再拜。誓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又覲禮。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面。大史是右。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皆是臣之與君行禮。下拜然後升成禮也。朱註。臣與君行禮。當拜於堂下。君辭之乃升成拜。非矣。蓋禮君若不辭之。則再

拜替首於下而已。君辭之則既再拜替首於下。又升而再拜替首於上。朱註曰：當拜於堂下，則似謂君辭之則不拜於下，止拜於上而已。然本文不言其為何禮，則亦不可識其為何禮。已後世僅於燕禮而得其一二，故王肅援以解之。今學者固執其說而謂孔子語君臣之禮亦鑿矣。母意母必，母固母我。朱註：母，史記作無是也。此朱子每執母禁止辭，故云爾。殊不知古書母無通用，本無差別也。按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此章乃語化境也。不啻孔子。凡妙一藝者，皆有化境。孔子之化，其可

得見者，乃在禮。故曰：動容周旋中禮，盛德之至是。此章之義也。事至則以禮應之，若初不經意，故曰：母意變則禮從而變。前無期待，後無固滯，故曰：母必母固。唯有先王之禮而已，無復有孔子。故曰：母我何有於我哉。可併証矣。大氏一部論語，可為後世心學之祖者，唯此耳。然當孔子時，豈有心學哉？子思贊孔子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鄉黨形容孔子，唯禮耳。夫孔子之智，豈門人之所能測哉？故當時之觀孔子，皆在禮也。故母意必固我，以孔子行禮解之，而後為不失琴張意焉。後世儒者不知孔子之道，即古聖

人之道古聖人之道唯禮盡之其解論語皆以義理  
義理無憑猖狂自恣豈不謬乎且動容周旋中禮盛  
德之至者雖非聖人亦能之故此章所言非贊孔子  
之至者孔子之所以為孔子乃以其聖德已學者察  
諸朱子解意為私意猶如其解格物私字重意字輕  
可謂妄已解我為私已私意私已何別仁齋又以意  
為計較夫聖人亦人耳豈無計較乎又解無固曰唯  
善是從無所凝滯解無我曰善與人同舍已從人是  
無固無我何別皆專尚知見而不識聖人之道為禮  
故殊致不通耳何晏解毋意曰以道為度故不任意

猶之可矣毋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故無事必毋  
固曰無可無不可故無固行可謂憤憤已毋我曰述  
古而不自作處羣萃而不自異唯道是從故不有其  
身此其書實不出一手故四句三意叢然而第一句  
猶為近古

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文者道之別名謂禮樂也朱  
註道之顯者謂之文猶之可矣不曰道而曰文亦謙  
辭夫道之顯者豈容謙乎是其意貴隱賤顯貴精賤  
粗依然老莊之遺故有此言耳仁齋曰先王之遺文  
道之所寓也殊不知承文王既沒之文文王之文豈



遺文之義乎。孔安國曰：文王既沒，故孔子自謂後死者，非也。此孔子對其先輩自謂耳，並生同學而後死，是謂之後死者。上距文王五百年，豈得謂後死者乎。大氏此章之意，所重在文王之道，天未欲喪文王之道。孔子被害，則文王之道喪，故知匡人不能害我也。解者多歸重孔子，大失孔子語氣，不可不察。

夫子聖者，與何其多能也。何註疑孔子多能於小藝，是其意謂太宰疑世稱孔子為聖人，故曰：夫子世所謂聖人歟。果其言之是乎，何其多能也。此解與太宰知我乎相應。孔子聞其譏已，而謂太宰可謂善知我。

也。然君子多乎以下，殊不相應，故不可從矣。朱註：太宰蓋以多能為聖，此解得之。然太宰知我乎，知去聲。言太宰豈以我為智者，故多能邪，是不然也。吾賤故多能，多能非君子所貴焉。太宰以聖，孔子以智，此太宰以智為聖，故孔子承之以智，不復深辨已。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固又相喚，文法為爾。縱束之反，作者之謂聖。孔子雖聰明睿知，文武之道未墜地，故未能制作，猶如天東之然。然天若或縱之，必將當制作之任。朱註將殆也，謙若不敢知之辭，非矣。吾不試，故藝。言由閒暇，故得兼習藝。觀宰曰：則上論為琴張所

吾有知乎哉。無知也。知去聲。何註知者。知意之知也。知者言未必盡。今我誠盡。孔曰。有鄙夫來問於我。其意空空然。我則發事之終始。兩端以語之。竭盡所知。不為有愛。可謂善解古文辭已。蓋孔子平日答門弟子之問。不憤不啟。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門弟子或以夫子為隱。故孔子又有此言。大。或自智者。多愛惜其所知。不欲輒告諸人。孔子自言。我豈有自智之心。而惜其所知哉。鄙夫問於我。則竭兩端。門人則否。教誨之道也。吾有知乎哉。無知也。如

朱子解豈難事哉。何晏何故作此迂曲解。當知是古來相傳之說。古時之言。蓋有之。宋儒不識古文辭。又蔑視漢儒。故弗察耳。空空與慳慳同。博雅慳慳。誠也。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邢昺曰。傷時無明君也。得之。孔子又曰。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亦此意。蓋鳳鳥河圖。制作之瑞。聖王出則孔子得當制作之任。而盡其所學。聖王不出。孔子不能竭其才。所以嘆也。祇制作必在革命之世。故孔子不欲顯言之。乃以鳳鳥河圖言之耳。後世儒者昧乎聖字之義。故不知此意。又歐陽脩破祥瑞之說。其言辯而如可觀。殊不知

聖人以神道設教。豈凡人所能識哉。宋儒出而古先  
聖王之道壞矣。其禍殆甚於佛老悲哉。  
子見齊衰者。句。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句。何本見之  
屬下句。非也。有喪者多不來見人。故以見諸它處為  
辭。不言斬衰者。以輕包重也。冕衣裳盛服者也。古註  
曰。大夫之服。此固然。然此非貴爵矣。彼盛服來見。故  
起敬。不爾。何言冕衣裳乎。若必以大夫之服而起敬。  
則孔子亦嘗為大夫。雖大夫以燕服來見。何必起敬。  
彼盛服則吾起敬。禮當然也。瞽者謂師也。古者教人  
以禮樂。詔禮者謂之執禮者。詔樂者為瞽者。殷學曰。

瞽宗。可以見爾。故瞽者為人師者也。故又謂之師。孔  
子所以起敬是已。後世不知古。徒以為瞎子之稱。故  
舊註恤不成人。非也。恤而起敬。果何謂乎。少去聲。雖  
年少者。必起敬。朱註或曰。少當作坐。是必欲以坐對  
作。可謂昧乎古文辭。蓋見齊衰者。以見諸它處為辭。  
故曰過之。必趨。冕衣裳者。與瞽者見之。以來見為辭。  
故曰雖少。必作。是互文見意。其實不拘。非識古文辭。  
亦不能讀已。

顏淵喟然嘆。雖無上事。載在論語。嘆孔子之不可及  
也。宋儒謂嘆道體。是所嘆止在高堅前後。殊不知包

盡一章矣。仁齋謂喜得夫子之善誘而學問有所成，就是所嘆止在後文。殊不知雖欲從之末由也已。亦謂不可及也。則高堅前後亦謂不可及。何別乎。且道體二字古所無也。宋儒專尚知見，故有此言。殊不知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孔子即道。道即孔子，故孔門本無道體之說。志道者求諸孔子，孔子亦曰吾道一以貫之。揚雄曰：顏子潛心，孔子為得之矣。仁齋昧乎嘆字，嘆是嘆息，豈容以喜解之乎。朱子曰：仰彌高，不可及。鑽彌堅，不可入。見其高而仰之，雖仰不見其絕頂，故曰彌高用力而求入，堅而不可入，謂閭奧之不可

到也。瞻之在前，忽焉在後。朱註恍惚不可為象，本何註。然此道體之說終墮佛老。仁齋曰：不可執之也。猶是道體之見，殊不知二句謂夫子所為出已意外也。故合四句皆謂孔子之不可及而不易窺己是潛心。夫子不如遵夫子之教，故次曰：夫子循循然善誘人，博我以文，約我以禮。博我者博我知見也，約我者納我於道也。文本合指詩書六藝，則禮在其中。此與禮對言，則禮特謂守諸己者。其實文非外禮而言之也。欲罷不能，既竭吾才，即孔子所謂默而識之，學而不厭，何有於我哉。同意祇此二句，可見顏子隣孔子也。

如有所立卓爾見孔子之所立也何註朱註皆得之  
仁齋以為見道甚明依舊道體之見已雖欲從之末  
由也已言孔子之終不可及也是顏子深知孔子之  
所立也如侯氏胡氏以格物致知知古今達事變釋  
博文皆宋儒不知學也仁齋以高妙平實為說亦子  
思以後之說也要皆非顏子時意學者察諸又徒潛  
心孔子雖顏子亦不能學孔子必遵孔子之教而後  
見其所立則後世學者欲學聖人而不遵聖人之教  
法徒以其心學之安能得之乎曾子曰不日下也  
子路使門人為臣鄭玄曰子路欲使弟子行其臣之

禮欲字可刪蓋子路既使為臣孔子病間而悟之故  
曰久矣哉何註子路久有是心非今日也非矣按後  
世學者尚義自無此過古之學者尚禮子路亦以禮  
大夫有臣而欲孔子之葬備大夫之禮耳其過在泥  
禮而未達豈可深咎乎此不特子路其它門人皆有  
是惑故孔子深責之所以喻之也後世儒者由此輕  
視子路亦坐不知古學耳又按是時子路指在焉則  
孔子不以此時卒也以此觀之曾子啓手足亦未必  
曾子以此時卒也而宋儒謂論語記曾子臨終之言  
未深思耳

善賈者賈人之善者也。賈音古。何註蓋亦爾。自邢昺以爲善價。而朱子因之音嫁。殊不知善琴善笛及良農良工一類語。當謂賈人未聞貴價。謂之善價。可謂謬矣。求良賈。謂求先容之人也。待賈亦待人之先容也。甚當。求價待價。語殊未穩。且鄙俚甚。豈君子之言乎。且聘禮執玉。必有賈人從之。是玉難識。故必待賈人。古之道也。按蔡邕石經。沽諸沽之哉。皆作賈。可見賈發子聲。卽沽已。

子欲居九夷。馬融曰。九夷東方之夷。有九種。邢昺引東夷傳。畎夷。于夷。方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

夷。又玄菟。樂浪。高麗。滿節。鬼臾。索家。東屠。倭人。天鄙。仁齋因之。又疑爲日本。此自諛言。不容辨說。竊疑九夷必是一夷。猶如大湖名五湖。不爾。欲居九夷。何其言之漫也。且此必孔子經過其地。因欲居之。不爾。當欲適九夷。而曰欲居。其非遙望者審矣。贛榆有孔望山。相傳孔子適郊。登此。乃東夷地。恐是卽九夷。君子居之。何陋之有。馬融曰。君子所居。則化。文意極是。仁齋乃謂東方有君子國。故曰君子居之。而不容孔子自稱君子。以濟其諛。殊不知何陋之有。語意不相承。適見其不識文辭。已且君子士大夫通稱。孔子未

嘗避之。但得見君子者斯可矣。指人君耳。若夫  
邦之美。外此有在。何必傳會論語。妄作無稽之言乎。  
夫配祖於天。以神道設教。刑政爵賞。降自廟社。三代  
皆爾。是吾邦之道。卽夏商古道也。今儒者所傳。獨  
詳周道。遽見其與周殊。而謂非中華聖人之道。亦不  
深思耳。自百家競起。孟子好辯。而後學者不識三代  
聖人之古道。悲哉。

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詩風雅頌唯雅頌。播諸樂。風唯  
二南與頌同。豳風有雅頌。其它皆徒歌。此言雅頌則  
南豳在其中矣。故此章主樂言之。蓋先是雅頌之聲。

或混孔子正之。而後各得其所也。朱註不識此義。詩  
樂並言。非也。鄭玄曰。反魯哀公十一年冬。是時道衰  
樂廢。孔子來還。乃正之。故雅頌各得其所。此蓋古來  
相傳之說。後儒不識。妄作新解。豈不謬乎。仁齋論此  
章。而謂雅頌之叙。它人或能之。然在孔子則傳。在他  
人則否。德隆則言傳。司馬遷輩以著述視聖人。而未  
知夫子之道。猶日月之繫天。而不關刪述之功。此誠  
奇論。然其人好奇而昧乎事。要之理學之歸耳。殊不  
知孔子之前。六經無書。書唯書耳。故謂之書。詩存諷  
咏。禮樂皆在人。故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

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孔子周流四方。訪求具至。然後門弟子傳其書。故戴記云。士喪禮於是乎書。可以見已。然其在人者。非孔子孰識其真。故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故雖有堯舜禹湯文武。微孔子其道泯滅。弗傳。所以傳者。以孔子也。後儒不察。妄謂孔子之前。亦有六經。孔子刪述而已。又孔子而後。諸子紛然著作。皆倣孔子。而其書汗牛充棟。藉是仁齋輩。輕視著作。不識孔子之世。徒以今世視之。故也。且其人獨尊論語。而輕六經。坐是不欲獨以刪述稱孔子。可謂強已。公野其所以未誌不殆其

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古註無解。朱子以為孔子自謙之言。此不知而妄為之解者也。出則事公卿。入則事父兄。與通之事。父遠之事。君語勢正同。朱子乃以為與入則孝。出則弟。同義。果爾。何無孝弟之字。且公卿連言。乃王國之辭。若在魯。則公是君。卿是臣。豈容連言。蓋論語之書。門弟子以意記之。故有有序者。有無序者。如三子言志章。序其事甚詳。其它有所為之言。及如此章。省略無序。是本出門弟子一時筆。故千載之下。難識其所由者。極多矣。如此章。孔子贊禮勸人學禮之言也。出則事公卿。以之。入則事父兄。以



之禮之在喪品節甚詳由之而行自然不敢不勉獻  
酬之禮終日百拜自然不為酒困皆無容我力禮之  
力也故曰何有於我哉  
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何註包曰逝往也言凡往也  
者如川之流邢昺疏孔子感嘆時事既往不可追復  
也漢至六朝詩賦所援皆止斯義無復異說蓋孔子  
嘆年歲之不可返以勉人及時用力或於學或於事  
親或於拮据國家皆爾至於宋儒始以道體解之殊  
失逝字義是其人徇性理談精微欲於論語中見斯  
意而不可得矣故穿鑿為之爾且其意謂嘆年歲之

不可返者常人之情也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則不  
當有此嘆也吁聖人亦人耳豈遠人乎且固執中庸  
之言乎則聖人之喪親豈自得乎故曰彼一時也此  
一時也中庸乃言道之無不可行耳夫宋儒道體之  
說乃據易乾健及中庸至誠無息而引誠者天之道  
也以成其說是已夫健以釋乾耳豈可以盡於天乎  
健特天之一德也段使天唯以健為其德則天之德  
亦小矣哉中庸之誠性之德也性稟諸天故曰天之  
道也本非以誠為天之德矣至誠無息亦謂習以成  
性則無息已子思之意在語學問之道而不論天道

也。宋儒之學理氣耳。貴理而賤氣。氣有生滅而理無生滅。是其道體之說。豈不佛老之遺乎。又謂氣有形而理無形。故以道之粲然者。皆為氣之所使。而欲執一無色相者。以御之。是其道體之說。所以興。亦豈不佛老之遺乎。至於仁齋引孟子以求勝宋儒。亦豈識逝字乎。

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天下豈果無好德之人乎。子謂南容尚德哉。若人。可以見已。故此有所為之言。朱註引史記為是。但好德者。好有德之人也。後儒不識古言。謝氏曰。好好色。惡惡臭。誠也。好德如好色。斯

誠好德矣。然民鮮能之。鮮能字本諸中庸。分明失之。古來好色之君。不好賢。好賢之君。不好色。二者每每相反。自然之符也。故孔子云爾大氏孔子之言。多為人君言之者焉。後世窮措大之解。遂失之爾。

譬如為山。蓋孔子解書之言。詩書禮樂。先王四術。孔子當有解詩書之言。其自言亦多稱引古語。觀顏淵仲弓請事斯語。可以見已。故曰。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也。人多不知此意。此下五章以類錄之。

四十曰強仕。五十而爵。故四十五十。德立名彰之時也。

法語之言。先王之法言也。謂之語者。如樂語合語之語。巽與未詳。五十四。而論語四十五。亦未詳。其言。三軍可奪帥也。匹夫不可奪志也。此為人君而言之。欲其不侮。匹夫匹婦。後儒不知。誤謂欲學者之立其志。儻侗哉。不忮不求。當別為一章。子路誦此詩。而孔子抑之。是別事已。孔子之於子路。或稱或抑。所以成材也。故聯而記之。俾學者知孔子教育英材之意。朱子不知。而謂孔子引詩。而美子路。非也。是道也。指詩而言。猶云此詩未足以為臧也。與下未之思也。同例。蓋詩書禮

樂皆先王之道也。故一言片句。皆稱為道。古言為爾。自老氏說大道。而後儒者特拈道字。尊大之。其意非不美矣。然古言終微。如三年無改父之道。道字。學者難其解。亦坐不識古言故也。何晏曰。大寒之歲。衆木皆死。然後知松柏小彫傷。平歲則衆木亦有不死者。故須歲寒。而後別之。新註無解。故特標之。世主多悅小人之易使。而謂君子不必勝人。故孔子有此言。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此孔子稱成德之人也。朱註以為學之序。蓋本諸中庸。然中庸言達德與

此不同。達德者謂德之通衆人皆有之者。非謂知者仁者勇者也。或以此知者在先。仁者在次。為說是據。安仁利仁而固執仁者。優知者耳。殊不知德各以性殊。知者仁者亦隨其性以成德已。夫仁知皆大德。故有時乎知在仁上。或可固執乎。如管仲。固孔子許其仁。然非桓公知而任之。安能成其仁。桓公為管仲君。是知之德亦大矣。豈必亞仁。大氏宋儒不知孔子之道為先王治天下之道。故其論仁知亦不知從治天下土起見。所以鑿也。知者所見明。是以不為物眩惑。故曰不惑。朱註明足以燭理。仁齋曰。達理。理學哉。夫

言理則更有事。有人情有時勢。豈理之所能盡乎。仁者不憂。朱註理足以勝私。是其渾然天理之說耳。仁齋曰。仁者心寬。故不憂。可謂不識其解已。夫仁者有長人安民之德者也。故仁人以安民為心。以安民為心者。事天者也。事天者樂天。故不憂。是義本諸孟子。誠孔門傳授之說也。後儒不知仁為安民之德。而安民本於敬天。故於仁者不憂。不得其解耳。勇者不懼。無須乎解。仁齋曰。善斷。故不懼。一端哉。可與共學。謂信道者也。未可與適道。謂雖信道其志止一經一藝者也。可與適道者。謂其志大而求至於

先王之道者也。立如三十而立。謂學之成也。權如四十曰強。發謀出慮。謂成而能用之也。如程子篤志固執而不變。揚氏知時措之宜。皆不知倫之言耳。宋儒以權為聖人之大用。仁齋先生譏之。是矣。又引孟子譏漢儒反經合道。而謂權當以禮對。亦是矣。祇如謂經即道也。殊未然。蓋經者以持緯言。是道之大綱處。如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是也。至於以湯武放伐為道者。則大不然矣。何者。湯武聖人也。聖人者。道之所出也。孔子曰。畏聖人之言。言猶畏之。况其所為乎。故孔子而上。無論聖人者。夫湯武者。開國之君也。開國之

君配諸天。舉一代之人尊而奉之。孰敢間之。戰國時諸子興而後。有非薄聖人者。是天下之罪人也。孟子生其時。欲以口舌勝之。遂有誅一夫紂之說。湯武豈孟子所私哉。孟子不自揣。妄謂我道之祖。務欲分疏其為聖人。是其過也。爾後世有論湯武放伐者。昉孟子也。故漢儒以為權。仁齋以為道。皆僭妄已。

唐棣之華。朱子別為一章。引晉書偏作翩。為是。子曰以下。孔子解詩之言。古之解詩。豈解其辭哉。詩辭豈難解哉。觀此章。則於古人學詩之方。思過半矣。恂恂如王肅曰。溫恭貌。莫以尚焉。朱註信實之貌。此

以心言。不如以外貌之勝。且觀大學。惇慝連言。則訓恭為是。朱註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本諸邢疏。今人多以祭祀釋禮法。豈翅祭祀乎。如下文聘禮亦行之於廟。他邦之賓皆接於廟。凡禮多行諸廟者。且祭祀豈尚言語乎。皆不知禮之失也。孔安國曰。侃侃和樂之貌。誾誾中正之貌。亦莫以尚焉。朱註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誾誾之解。與中正或同。至於以侃侃為剛直。蓋未解其意。何則。下大夫孔子儕輩也。故和樂上大夫為卿。當稟事故。中正而無所阿也。上大夫而和悅。下大夫而剛直。大似勢利之

人。孔子豈然乎。又如閔子。閔子。冉有子貢。侃侃。閔子齒尊且中正。可以見德行也。冉有子貢。齒卑齒卑者。儕輩自伍。獨推尊者使先生言。故和樂耳。舊註亦極是。邢昺曰。云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者。謂傳擯時也。案諸侯自相為賓之禮。凡賓主各有副。賓副曰介。主副曰擯。若諸侯自行。則介各從其命。數至主國大門外。主人及擯出門相接。若主君是公。則擯者五人。侯伯則擯者四人。子男則擯者二人。所以不隨命數者。謙也。故並用強半之數也。賓若是公。來至門外。

直當闢西去門九十步而下車當軹北嚮而立。鄭註考工記云軹轂末也。其侯伯立當前疾胡下。子男立當衡。註衡謂車軛。其君當軹而九介立在君之北。邈迤西北並東嚮而列。主公出直闢東南西嚮立。擯在主人之南。邈迤東南立並西嚮也。使末擯與末介相對中間傍相去三丈六尺。列擯介既竟則主君就擯求辭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己恐為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求辭之法主人先傳求辭之言與上擯上擯以至次擯次擯繼傳以至末擯末擯傳與賓末介末介以次繼傳上至於賓賓答辭。

隨其來意又從上介而傳下至末介末介又傳與末擯末擯傳相次而上至於主人傳辭既竟而後進迎賓至門知擯介朝位如此者大行人職文又知傳辭拜迎賓前至門者司儀職文其傳辭司儀之交擯也其列擯介傳辭委曲約聘禮文若諸侯使卿大夫相聘其介與主位則大行人云卿大夫之禮各下其君二等。鄭註云介與朝位是也主君待之擯數如待其君其有異者主君至大門而不出限南面而立也若公之使亦直闢西北嚮七介而去門七十步侯伯之使列五介而去門五十步子男之使三介而去門三

十步上擯出闕外闡東南西嚮陳介西北東面遷進如君自相見也而未介未擯相對亦相去三丈六尺陳擯介竟則不傳命而上擯進至末擯間南揖賓賓亦進至末介間上擯與賓相去亦三丈六尺而上擯揖而請事入告君君在限內後乃相與入也知者約聘禮文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君自來所以必傳命者聘義云君子於其所尊弗敢質敬之至也又若天子春夏受朝宗則無迎法受享則有之故大行人云廟中將幣三享鄭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若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則亦無迎

法故郊特牲云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明冬遇依秋也以為擯之禮依次傳命故揖左人左其手揖右人右其手一俛一仰使衣前後襜如也右邢疏之文如此但曰侯伯立前疾胡下者裁大行人職與鄭註之文大行人職曰立當前疾鄭註曰前疾謂駟馬車轅前胡下垂在地者賈公彥疏曰謂若輶人輶滾四尺七寸軾前曲中是也按輶人職曰凡揉輶欲其孫而無弧深弧音胡木弓也又曰輶欲弧而無折此謂輶之曲處似弓者為弧鄭註胡即弧也是邢昺不善裁之失已邢疏又曰其君當軫軫即軾之誤也大



行人職鄭註曰王立當軫歟則賓豈得當軫乎邢又曰所以須求辭者不敢自許人求諸己恐為他事而至故就求辭自謙之道也非也聘禮鄭註曰既知其所為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為禮為其謙不敢斥尊者啟發以進之可以見己邢又曰不傳辭司儀及聘禮謂之旅擯按聘禮無旅擯之文司儀職有交擯有旅擯旅擯鄭註曰旅讀為鴻臚之臚臚陳之也陳擯位不傳辭也交擯鄭註曰各陳九介使傳辭也是邢昺時理學未興故猶引禮釋之然其說粗鹵已不及賈公彥輩也程朱出而禮樂掃地故今學

者徒讀新註至此等章茫然不識其所言之意矣又按介擯之間所以相去三丈六尺者聘禮註曰門容二轍參个旁加各一步也賈疏曰轍廣八尺參个三八二十四門容二丈四云傍加各一步也者此無正文但人之進退周旋不過再舉足一步故門傍各空一步丈二添二丈四尺為三丈六尺今按周一尺直今曲尺七寸二分則二丈四尺為一丈七尺二寸八分三丈六尺為二丈五尺九寸二分

賓不顧矣是聘禮之文也古人之言皆有方言可以見己邢疏曰案聘禮行聘享私覲禮畢賓出公再拜

送賓不顧鄭註曰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  
反告賓不顧矣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朱註曰紓君  
敬也可謂不知禮已學者熟三禮而後論語可得而  
言焉不然其不任臆自恣者幾希矣  
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聘禮記曰執圭入門鞠躬  
焉如恐失之與此相類彼以聘執圭言之故曰如恐  
失之此則泛言之故如不容孔安國曰斂身盡之矣  
曰鞠躬如也可見形容之言後世儀註以鞠躬為拜  
揖一類贊唱曰鞠躬拜興可謂謬已大氏後世之禮  
多不與古同者如拜稽首稽顙自周禮鄭玄註既失

蓋秦以後之禮已予徵諸荀子乃得古拜禮併及此  
焉立不中門邢昺曰中門謂棖闕之中央君門中央  
有闕兩旁有棖棖謂之門棖棖闕之中是尊者所立  
處故人臣不得當之而立也按玉藻曰閨月則闔門  
左扉立于其中是立者尊右坐者尊左故也曲禮曰  
為人子者立不中門註不敢當其尊是以私門言之  
邢據此等之文已祇棖為門棖棖者行馬也為誤爾  
雅曰楹謂之闕棖謂之楔方言曰棖隨也註棖柱令  
相隨也則今之貼方也字書闕為門樞闕為門楔楹  
為門樞皆非矣棖者門兩旁長木闕者門中央短木

儀禮註疏有東闕西闕蓋闕所以止扇扇有二故闕  
亦有二註疏猶多可采其說當是又按曲禮曰大夫  
士出入君門由闕右不踐闕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  
履闕是不唯立不中門凡出入皆然玉藻又曰君入  
門介拂闕大夫中振與闕之間士介拂振是謂君朝  
它邦時大夫從君後君中門故大夫亦中門也行不  
履闕邢疏曰一則自高二則不淨並為不敬過位包  
咸曰過君之空位邢疏曰謂門屏之間人君宁立之  
處按曲禮曰天子當宁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  
朝孔疏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郭註云人君視朝

所宁立處李巡云正門內兩塾間曰宁謂天子受朝  
於路門外而宁立以待諸侯之至故云當宁而立也  
然路門外有屏者即樹塞門是也爾雅云正門謂之  
應門又云屏謂之樹李巡云垣當門自蔽名曰樹郭  
云小牆當門中今案李郭二註以推驗禮文諸侯內  
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而近應門者  
也是邢疏以路門內言之按聘禮記曰下階發氣怡  
焉再三舉足文趨註引論語升堂鞠躬如以下蓋聘  
禮記之發氣乃以嚮升堂時屏氣也復其位孔安國  
曰來時所過位也蓋復訓踐踐君之空位故取踏不

寧朱註以爲已之位是泥其字耳殊不知古文辭不若是拘拘也就已之位踧踏殊爲無意謂陸氏曰趨下本無進字俗本有之誤蓋沒階趨者退也豈得謂之進乎

執圭鞠躬如也是諸侯聘之事使大夫執圭以通信其禮先聘次享次私覲聘者致命授圭聘于夫人以璋無幣故曰圭璋特達享者束帛加璧庭實虎豹之皮享于夫人以琮覲者奉束錦執馬君醴賓有籩豆脯醢此三者皆一日行之聘享公事覲私事故曰私覲爲文臣者無外交但由使而見古有此禮也次君

送賓饗餼次問次面問者賓以其君命致束帛四皮于主國之卿公事也面者賓自致儷皮四馬私事也次饋夫人送之如饗餼次壹食再饗主君烹大牢以飲賓也次主國大夫饗賓次還玉謂還其圭璧璋琮也次公館賓主君詣賓館訪之也然後賓行其詳見于聘禮今學者唯讀論語註而不知其顛末故畧言之爾聘禮記曰上介執圭如重授賓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右退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及門正焉又曰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及享發氣焉盈容衆介北面踰焉私

覲愉愉焉出如舒雁又曰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  
慎皆與論語互相發但入門皇註皇自莊盛也非矣  
與下文入門主敬及論語鞠躬不合皇當是惶古字  
通用升堂讓註謂舉手平衡也非矣此經所謂至于  
階三讓公升二等是也將授志趨註志猶念也念趨  
謂審行步也疏以徐趨解之卽曲禮所謂執主器操  
幣圭璧則尚左手行不舉足車輪曳踵又所謂執玉  
不趨堂上接武堂下布武又玉藻所謂圈豚行不舉  
足齊如流執龜玉舉前曳踵踳踳如也是也授如爭  
承註爭爭鬪之爭重失隊也疏謂就東楹授玉於主

君時如與人爭接取物恐失墜也下如送疏謂聘享  
每訖君實不送而賓之敬如君送非矣授如爭絕句  
承下如送絕句既授圭不敢放手其狀如爭物然也  
承下如送者既放手而猶以手承于下君旋則隨旋  
其狀如送然也君還則退還音旋如周還折還之還  
君轉身畢而後退皆爲重玉恐其失墜故也鄭註引  
論語此文其意以升堂讓爲上如揖以下如送爲下  
如揖故論語鄭註曰上如揖授玉宜敬下如授不敢  
忘禮邢疏曰既授玉而降雖不執玉猶如授時不敢  
忘禮也皆非矣凡升堂下堂禮皆以升下言之其以

上下言之者未之有也。且下文別有下階。則其誤可知。已。朱註謂執圭平衡。手與心齊。高不過揖。卑不過授也。得之祇徒言高卑。而不言所以高卑。則似執圭時。或有高卑。為粗已。夫執圭時。高時卑。可謂不敬。按曲禮。執天子之器。則上衡。是如揖也。執國君之器。則平衡。是如授也。發氣焉。盈容。即論語有容色也。私覲愉愉焉。以其有醴賓之事也。今學者徒以聘享覲禮。有輕重解之。粗也。夫私覲亦禮也。非與其君有素也。其所以愉愉者。為其不執玉。又有醴故也。享亦執璧。以其非命圭。故發氣焉。盈容。是其鞠躬容色愉愉之

差。皆以玉也。又按何註。享用圭璧。非也。享用璧而已矣。又按何註。享獻也。是釋詁之文。蓋圭璋璧琮。它日皆還之。祇束帛四皮。則不還。故古者以獻訓之。學者多疑。故詳爾。又按享。諸儒皆許兩反。則聘享壹食。再饗。其在當時言之者。何以別之。因考易。亨。虛庚反。訓通。公用亨于天子。玉用亨于岐山。皆訓通。殊不成意。義。蓋此皆聘享之享。古作亨。故曰。亨者嘉之會也。嘉會足以合禮。觀其會通。行其典禮。皆聘享之享也。五禮吉凶。軍賓嘉聘。享在五禮為賓。然如左傳。子貢論執玉高卑。而曰。嘉事不體。何以能久。是或稱賓禮為

嘉。故曰嘉會。兩國之所以合禮。故曰足以合禮。聘享以通萬國。故訓通。其音當依易虛庚反。食饗之饗許兩反。然後二者音不相混。在古當爾。其在文古虛庚反者作享。許兩反者作享。後世許兩反者作饗。而虛庚反者借享。遂致併誤。其音爾。學者審諸。又按此章孔子言禮也。非記孔子之事也。朱子為是。仁齋先生乃不信春秋經傳。固據此篇記孔子之行。而謂孔子必有聘鄰國之事。可謂執拗已。下文曰。君子不以紺緌飾。其非皆孔子之事者。豈不章章乎。邢昺陋儒。以君子為孔子。仁齋又以為衍文。夫不信六經而信論語。

猶之可矣。至於論語不與已合者。則斥為衍文。是論語亦不足信。而唯已。是信豈不橫乎。仁齋又曰。聖人之一身。動容周旋。自中於禮。故門人審視熟察。則倣矜式。傳以為禮。若前篇所記食於有喪者之側。未嘗飽。及此篇所記。今多見于禮記。皆為是也。蓋自孔子發之。非盡舉古禮而行之也。其以為雜記曲禮者。不深考耳。此仁齋先有此見。橫其胸中。種種強詞。由此而出。夫禮者古聖人之所作。孔子學之。故曰問禮於老聃。中庸曰。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待其人而後行。語先王之道也。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語

孔子也。夫孔子學古聖人之道以成其德，是以先王之道即孔子之行，孔子之行即先王之道。故曰：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是丘也。何則？其所言與其所行一也。故門弟子作論語，既記孔子之所行，又記孔子之所嘗言，無復差別者，為是故也。則所謂雜記、曲禮者，庸何傷乎？仁齋乃固執論語為孔子語錄，鄉黨一篇必記孔子之行者，獨何心哉？其說至於色斯舉矣，而一窮焉；至於邦君之妻而再窮焉；且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者，何謂也？謂中於先王之禮也。中也者，喻諸射，發於此而中於彼也。其心所不知覺而自然合於

禮，故曰盛德之至。若以為非先王之禮，則亦當如宋儒之說，以天理節文解之，而後其義始通矣。是其人譏宋儒而終不能出於宋儒之範圍，吾謂之理學者，流豈不然乎？

君子不以紺緌飾。孔安國曰：一入曰緌，飾者不以為領袖緣也。朱註脫袖字，粗鹵矣。邢疏引考工記云：三入為纁，五入為緌，七入為緇，註云：淙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淙以黑，則為緌。緌，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又復再淙以黑，乃成緇矣。爾雅曰：一淙謂之縗，再淙謂之窳，三淙謂之纁。今孔氏云：一入曰緌者，未知



出何書。按觀於下文。齋必變食。居必遷坐。則齋之所  
用。它不用之。所以重齋也。朱注曰。一說。言文。謂  
紅紫不以為褻服。王肅曰。皆不正。褻尚不衣。正服無  
所施。朱注因之。然當孔子之時。朝祭之服。皆有先王  
之禮。故不須言。褻服獨宜若從俗。然故云爾。此本文  
所以止言褻服而義自足也。王朱及於朝祭之服。可  
謂不知孔子之時爾。夫朝祭服一依禮。何得謂是正  
色。是間色。而以己意取舍之為哉。且玉藻玄冠紫綉。  
自魯桓公始也。註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此間色亦  
非不用已。朱注曰。一說。言文。謂

當暑。衿絺綌必表而出之。孔安國曰。暑則單服。絺綌  
葛也。必表而出之。加上衣。按曲禮曰。衿絺綌不入公  
門。註衿單也。為其形褻。此與論語正同。故表謂加上  
衣。出之謂絺綌之末見于外。猶如衣裘之相稱。然玉  
藻疏載皇氏之說。中衣之上加葛。葛上加朝服。可以  
見已。朱註先著裡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  
體。引詩蒙彼緇絺。可謂不知禮矣。所引君子偕老。婦  
人之詩也。它如碩人詩。衣錦褻衣。羊詩。裳錦褻裳。皆  
豈君子之服乎。朱注曰。一說。言文。謂  
緇衣。羔裘。素衣。麕裘。黃衣。狐裘。孔安國曰。服皆中外

之色相稱也。邢疏謂中衣外表非也。蓋中指表外指衣何則。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裼之。君子狐青裘。豹裘。玄緇衣以裼之。麕裘。青豸裘。絞衣以裼之。羔裘。豹飾。緇衣以裼之。狐裘。黃衣以裼之。是取其色稱者。為裼故也。郊特牲曰。丹朱中衣。而古外衣無朱可見。中衣不拘已。邢又曰。緇衣羔裘。朝服也。而引士冠禮。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鞞。為是。素衣麕裘。視朔之服也。而引鄭玄論語註。黃衣狐裘。大蜡。息民之祭服也。而引郊特牲。黃衣黃冠而祭。息田夫也。為是。又按玉藻。孔穎達正義載皇氏之說云。先加明衣。次加中

衣。冬則次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親身。次加中衣。冬則次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用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論語邢疏又引之。按明衣。齋時所用。豈祭朝用之乎。司服職云。祀昊天。大裘則祭服。無裘者亦非矣。裼衣上加朝衣。亦經傳所無。不可從矣。

必有寢衣。孔安國曰。今之被也。程子以為當在明衣布之下。觀必有字。則程子為是。狐貉之厚以居。鄭曰。在家以接賓客。朱註。狐貉毛深。

溫厚私居取其適體仁齋乃曰狐貉毛深而溫在家  
主溫故厚爲之豈謂以爲褥邪則倭人不識居字也  
去喪無所不佩孔安國曰去除也非喪則備佩所宜  
佩也朱註觿礪之屬亦皆佩也此據本文無所不孔  
安國備字而遂及觿礪之屬耳然玉藻曰古之君子  
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趨以采齊行以肆夏周還中  
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  
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  
心無自入也凡帶必有佩玉唯喪否君子無故玉不  
去身君子於玉比德焉是喪所不佩者主玉以其有

聲似樂也則無所不佩亦謂朝祭及見賓客皆佩耳  
如觿礪乃子弟事父母之禮豈君子所必佩乎升庵  
文集引王逸曰行清潔者佩芳德光明者佩玉能解  
結者佩觿能決疑者佩玦故孔子無所不佩是亦自  
旁人言之豈孔子自謂乎

羔裘玄冠不以弔孔安國曰喪主素吉主玄吉凶異  
服可謂善解已朱註弔必變服所以哀死非也豈禮  
所無而孔子爲哀其死故然乎宋儒不問禮動求諸  
心每哉

吉月必朝服而朝孔安國曰吉月月朔也朝服皮弁

服邢疏曰。士冠禮云。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鞶。鄭註。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覺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按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故亦謂之朝服也。邢疏曰。魯自文公不行視朝之禮。孔子恐其禮廢。故每於月朔。必衣此視朝之服。而朝於君。所謂我愛其禮也。可謂善解已。朱註曰。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臆說哉。

齊必變食。居必遷坐。孔安國曰。改常饌。易常處。朱子曰。謂不飲酒。不茹葷。其說本於莊子。莊子古書。可以

徵已。然齋之變食。不唯此耳。膳夫職曰。以樂侑食。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卒食。以樂徹于造。王齋。日三舉。玉府職曰。王齋。則共食。玉鄭司農云。王齋當食。玉屑。曲禮曰。齋者不樂。不弔。陸氏樂音洛。按此曰。王齋日三舉。則天子之齋。日三大牢。又有供玉屑之事。但不奏樂。不飲酒。不茹葷。爲異耳。群下之齋。未聞也。然亦當盛饌。此所謂變食也。朱子唯以不茹葷。不飲酒。解之。可謂昧乎古已。但曲禮之不樂。陸氏音洛者。乃據三舉之文。誤以爲舉樂故也。祭統曰。耳不聽樂。故記曰。齋者不樂。言不敢散其志也。可以見已。大行人

職食禮九舉。註鄭司農曰：舉舉樂也。鄭玄曰：九舉舉牲體九飯也。賈疏曰：先鄭云：舉舉樂也者，按襄二十六年左氏傳云：將刑爲之不舉，不舉則徹樂。後鄭易之以爲舉牲體者，但此經食禮九舉與饗禮九獻相連，故以食禮九舉爲舉牲體，其實舉中可以兼樂，以其彼傳亦因舉食而言也。此賈公彥亦不知鄭玄之意，蓋禮舉牲體者多奏樂，是舉牲奏樂多相仍也。故左傳云：爾然，諸經之文舉自舉奏自奏，如膳夫職亦唯曰以樂侑食，而不曰舉。又大司樂職曰：王大食，三侑皆令奏鐘鼓，亦不曰舉，可以見已。且以舉爲舉樂。

則曲禮祭統不與膳夫職合，於是知漢儒精禮後世不能及焉。居必遷坐，居者燕居也。燕居必不沿齋時之坐，所以重齋也。所以不言齋遷坐者，齋以立爲主，故也。又按所謂葷者，世多以五辛當之，非矣。五辛之名出于浮屠，爾後醫家道家亦有之，亦倣浮屠者已。玉藻曰：膳於君有葷，桃茹於大夫去茹，於士去葷。鄭註云：膳，美食也。葷，桃茹，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士桃而已。葷，薑及辛菜也。茹，蒺藜也。葷或作焄，士相見禮之記膳葷請退可也。註膳葷謂食之葷辛物，葱薤之屬。古文葷作薰，此葷辟惡之物，凡芬芳之類皆謂之。

葷故或作煮豈惡其穢乎檀弓曰喪有疾食肉飲酒  
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葷桂之謂也註增以香味爲  
其疾不嗜食通雅引此以爲葷是矣所以齋不茹葷  
不飲酒者以其芬芳奪人意故也何註連下不多食  
爲皆齋之事而曰姜辛而不臭故不去非也後人又  
據何註臭字而疑齋忌臭穢故不茹葷殊不知臭字  
在古爲五臭總稱其臭如蘭可以見已  
食饘而餲孔安國曰饘餲臭味變釋器曰食饘謂之  
餲是饘餲無別未知本文何故加而字也朱註饘飯  
傷熱濕也餲味變也未知何據魚餒而肉敗肉謂牲

肉非謂魚之肉也不時鄭玄以爲非朝夕日中時非  
矣朱註爲是王制曰五穀不時菓實未熟不粥於市  
故君子不食也食鑿職曰食鑿掌和王之六食六飲  
六膳百羞百醬八珍之齊凡食齊眠春時羹齊眠夏  
時醬齊眠秋時飲齊眠冬時凡和春多酸夏多苦秋  
多辛冬多醎調以滑甘凡會膳食之宜牛宜稌羊宜  
黍豕宜稷犬宜粱雁宜麥魚宜菰凡君子之食恒放  
焉疏曰雖以主爲主君子大夫已上亦依之蓋天子  
敬天故攝養其體以共天職君子大夫雖賤乎其  
所以共天職乃不殊故古有此禮論語食饘以下亦當

以是意觀之。不救。姑。古。亦。此。亦。不。古。亦。  
不得其醬不食。馬融曰。魚膾非芥醬不食。此舉一例。  
其餘已內。則曰。濡雞醢醬。實蓼。濡魚卵醬。實蓼。濡鼈  
醢醬。實蓼。魚膾芥醬。康腥醢醬。  
肉雖多。不使勝食氣。何晏無解。朱註以為飯之氣。此  
甚似後世文辭。邢疏曰。氣。小食也。是解氣為餼。蓋邢  
曷時他古註尚存。而曷取其說耳。據其說。則食為食  
饗之食。餼為餼牢之餼。言肉雖多。不得過食。餼之數  
也。古文辭當如此。王制曰。庶羞不踰牲。是其禮也。  
惟酒無量。不及亂。按燕禮。大射禮。鄉射禮。鄉飲酒禮。

其終皆無筭爵。無筭樂。以至執燭。是古禮為然。故湛  
露詩曰。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有駉詩曰。鼓咽咽。醉言  
舞。于胥樂兮。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賓之初筵曰。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  
威儀幡幡。舍其坐遷。屢舞僂僂。其未醉止。威儀抑抑。  
曰既醉止。威儀忸忸。是曰既醉。不知其秩。賓既醉止。  
載號載呶。亂我籩豆。屢舞僂僂。是曰既醉。不知其郵。  
側弁之俄。屢舞傴傴。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  
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此以失威儀為亂也。  
朱註引程子云云。真道學先生哉。豈謂以獨飲言邪。

沽酒市脯不食。王制曰：衣服飲食不粥於市。此君子所以不食。先王之道為爾。至於其所以然之故，則葛覃詩曰：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穫，為締為紵，服之無斃。采蘋詩曰：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谷風詩曰：我有旨蓄，亦以御冬。七月詩曰：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為公子裳。斯干詩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易家人曰：在中饋，貞吉。周禮：王后六宮，皆事蠶織。王食各有其官。至於士庶，則衣服出於宮，飲食出其廚，皆婦女之事也。此制壞而艷妻

煽方處，休其蠶績，不績其麻，市也。婆娑然後衣服飲食，有粥於市者，故先王禁之。君子之不食，恐犯先王之制也。朱子乃曰：恐不精潔或傷人也，可謂不知而為之解已。夫衣服飲食，不粥於市，先王之仁也。沽酒市脯不食，知其解者，亦可以依於仁矣。不知其解者，徒使人養其奢侈之心。噫！又按：沽邢訓賣是矣。沽之哉，亦訓賣。朱子訓買，非矣。何則？賣酒不食，則不買也。買酒不食，則人買酒飲我，豈可不飲乎？亦非禮意也。不撤薑食，何註以為蒙齋文？然齋豈飲酒？故朱註為勝。然朱子引本草，姜通神明，鑿矣。仁齋先生以為姜



辟邪惡。食中要品。故與不得其醬不食同。然食撤而獨留薑。豈其然。蓋孔子嗜薑。如文王嗜昌歠。曾皙嗜羊棗。人之性所不免也。故孔子亦有所嗜。然不多食。所以爲君子是而已矣。自後世儒者論尚苛刻。乃始諱有所嗜。以爲欲也。豈人情乎。如子夕嗜芟。子木撤之。而柳宗元作非國語。引君子之齋。思其所嗜之義。豈不然乎。故不多食。連上爲是。何朱皆不連上。作一切之解。果其說之是乎。則當在不得其醬不食之下。而祭肉不出三日。出三日不食之矣。此傳論語者以解上句。而後來傳寫誤入正文。觀矣字可以見已。且但

曰祭肉。何以知其爲家祭肉乎。蓋泛言之辭。故鄭玄曰。自其家祭肉。過三日不食。是褻鬼神之餘。其意謂自其家祭肉而外。以至鄉里所饋。皆不出三日。祇祭於公者較急耳。此所以援以解上句也。上曰祭於公。而此但曰祭肉。不復識別。其辭不相應。故知其爲註解也。朱子不知古文辭。其爲僮侗解亦宜。

食不語。寢不言。邢疏答述曰。語直言曰言。朱註因之。邢釋其義曰。食不可語。語則口中可憎。猶之可矣。寢息宜靜。故不言也。人皆然。何必君子已哉。然若有事。雖臥豈不言乎。當食而人與之言。豈容不答述乎。朱



時也。且在宗廟朝廷。則豈有席不正者乎。燕居不容。豈必正其席乎。適他人而席不正不坐。則君子難為人。豈有此事乎。故恐是齋時之禮耳。且司儀職曰。凡行人之儀。不朝不夕。不正其主面。亦不背客。則禮不正其席者。亦必有之。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可謂任其臆而語聖人已。見魯論公西赤章句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鄉飲酒之禮。所以明長幼之序也。故唯杖者是視。禮記注疏卷之五鄉人儻朝服而立於阼階。蓋古禮為爾。故孔子行之。而其禮之義不可得而知之矣。孔安國曰。恐驚先祖。

郊特牲曰。鄉人禘。孔子朝服立于阼。存室神也。鄭註云。禘強鬼也。謂時儻索室。毆疫逐強鬼也。禘或為獻。或為難。音曰。禘音傷。難或作儻。蓋本諸朱註。儻雖古禮而近於戲。亦必朝服而臨之者。無所不用其誠敬也。每哉。是其意謂先王之禮有不合孔子之心者。宋儒持敬。乃不合其心。爾雜記曰。子貢觀於蜡。孔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弗能也。弛而不張。文武弗為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苟識此義。則莫怪儻之近乎戲也。

問人於他邦再拜而送之問遺也聘禮有問禮之重者也故再拜而送之朱註問無解但謂如親見之敬也豈謂訪問邪若徒如親見之敬已矣則斯邦他邦何別觀他邦之文則爲聘禮之問者審矣宋儒不知禮故懜懂焉乎爾

康子饋藥拜而受之曰丘未達不敢嘗孔安國曰未知其故故不敢嘗禮也古人解古文辭可謂盡之矣祇其辭簡奧讀者未易解已故故實也謂禮也未知其故故不敢嘗是解孔子之言也禮也者言孔子所以言者禮也鑿師職曰鑿師掌鑿之政令聚毒藥以

共鑿事是古之藥多毒藥故鄭註曰藥之物恒多毒說命曰藥弗瞑眩其疾弗瘳左氏傳曰美疾不如惡石皆謂其毒也故古者無饋藥之禮以其毒也慎之也故記曰鑿不三世不服其藥鑿師職又曰凡邦之有疾病者疢瘍者造焉則使鑿分而治之豈毒而饋之乎故饋毒於人而令死古者謂之饋藥焉是所以無饋藥之禮也孔子時禮失俗變貴人聞疾或饋之藥時人亦必嘗之依賜食之禮也皆非禮也康子饋藥孔子以爲非禮而卻之不恭也不恭亦非禮也故曰丘未達也言必有是禮然丘未之聞也故時人雖

嘗而不敢嘗焉。不斥其非禮而謙以己之未學。既不傷其心。亦不踐非禮。故孔安國曰。禮也。贊孔子也。宋儒不知之。而曰。禮也。謹疾也。直也。豈不妄哉。且范氏曰。受而不飲。是解嘗為飲。可謂不知字已。如下文。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皆謂食其少許。如嘗試然。故曰先也。飲食有節。烏知君之賜不在我食時也。豈能食而盡之哉。故對使而先嘗少許。以示不虛君之賜。然後聚親戚以共食之。以榮其賜。禮必有之矣。故曰先嘗。此嘗亦然。雖時人豈必服其藥乎。亦對其使而嘗少許。以示不虛其賜已。

曰。傷人乎。不問馬。朱註。貴人賤畜。是誠然也。且家人及鄰里救火者。必焦其額。爛其膚。者有之矣。故曰。傷人乎。救火者。豈徒救廐而不救馬乎。故不必問。然子張曰。陳文子有馬十乘。數馬以稱富。則它人或有問馬而不問人者。故門人記之。爾。君賜生。必畜之。畜以為牲也。何則。蒙上賜食之文。其非犬馬審矣。且謂之生者。對腥之言也。有牲曰祭。無牲曰薦。牲必舉牲體。非特殺不可矣。故賜腥而薦之。以其不可以祭也。故止薦之。邢疏。必畜養之。以待祭祀之用也。得之。朱註。畜之者。仁君之惠。孟子。穀。鯀。佛。

氏慈悲決其肺腸哉無故不殺者謂非祭與賓客也  
用牲者重禮也戒非重禮而殺也豈語其仁哉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玉藻曰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  
命之祭然後祭謂雖君以客禮待然必命祭而後祭  
否則不祭也又曰先飯辯嘗羞飲而俟辯音徧此正  
與論語同先飯徧嘗羞飲者先飯也俟者俟君之祭  
畢也雖先飯而少嘗之耳必俟君之祭畢而食而後  
食也又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  
俟此謂別有嘗羞者則已不敢嘗必俟君之食然後  
食飯飲而俟者註曰飯飲利將食也疏曰利喉以俟

君也蓋謂不敢越次恣食必利喉以俟君之食也少  
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亦與論語同已  
者即玉藻之俟也不知玉藻亦下對車馬也  
疾君視之東首包咸曰夫子疾處南牖之下東首是  
必古來相傳之說何則南牖之下本文所無也邢疏  
曰病者常居北牖下為君來視則暫時遷鄉南牖下  
東首今君得南面而視之是亦解包咸南牖之下耳  
東首終無解朱註曰東首以受生氣也果其說之是  
乎則雖君不視當爾受生氣何關君視乎按玉藻曰  
君子之居恒當戶註鄉明又曰寢恒東首註首生氣

是寢必東首者禮也。君來視之，故正其禮，非關疾也。而寢之所以必東首者，鄭玄解其義而曰：首生氣也。未知其說當否。朱子劄以入論語註，以傳會疾欲生之意，可謂妄已。蓋古人室制戶在東南，寢恒東首者，亦與居恒當戶同義，皆取鄉明也。所謂首生氣者，漢儒好言五行之失也。陳南齋之平本，文微孫也。行齋君命召不俟駕行矣。玉藻曰：凡君召以三節，二節以走一節，以趨。在官不俟履，在外不俟車，是也。朋友死無所歸，謂朋自遠方來者也。斯邦之人必有親戚也。古人必歸葬其鄉，觀於檀弓曰：太公封於營

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曰：樂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古之人有言曰：狐死正丘首，仁也。獨美太公者，以其既封營丘，不必歸葬可也。季子葬其子于贏博間，亦以異於人表之也。故此不曰葬而曰殯也。檀弓又曰：賓客至無所館，夫子曰：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其為它邦人者審矣。

朋友之饋，雖車馬非祭肉，不拜。朱註：敬其祖考，同於已親也。非矣。敬神也。何則？雖妻祭必拜也。祭必唯祖考已哉。

寢不尸，居不容。包咸曰：偃臥，四體布展，手足似死人。

是不知而為之解者也。言在內寢坐不必如尸也。曲禮曰：坐如尸。鄭註：視貌正。正與居不容一類。故此連言耳。包咸以來解寢為臥。古書固有之。然此臥之容也。既曰居不容，居既不容，臥豈有容乎？故知其誤也。居不容，孔安國曰：為室家之敬，難久，可謂善解已勝。朱註：萬萬何則？道不遠人，聖人之道不強人，以其所難久也。且朱註曰：居居家非也。仲居間居，今文作仲居居，居即間居也。何必加家字？且居家亦有祭祀賓客之事，豈不容乎？言曰外張五立前雖狎必變。孔安國曰：狎者素親狎。雖褻必以貌。周氏

曰：褻謂數相見，是狎褻。何別？朱註：褻謂燕見，為是如褻衣之褻，可以見已。山天式負版者，此註誤入正文，不爾。張公合三論時，註異文者，當時必朱墨別書。後世混之也。何則？負版在凶服，豈別物乎？何註孔安國曰：凶服送死之衣物，負版者持邦國之圖籍，是負版以下。何晏不知而強為之解也。凶服與吉服對，即喪服也。戶籍曰版。出周禮小宰職，然謂持版籍者為負版，豈有之乎？周禮獻民數於王，王拜受之，以民者君之天也。君之職當然為下位之僭也，豈有之乎？且途遇負版籍者，何以識而式





為是爾雅可以為已舊註泥鄉黨必記孔子之行又  
 眼不識古書故以為有關夫不學之失也夫其陰然  
 山嶺舉矣險而難集也其山曰以不翰翰之言曰其  
 與此再同入口答辭不計然上為難難時時也  
 車止不辭於不其辭之野丘為友野山為師不辭於  
 車中不與雖不其言不難計曲野曰國後不乘音車  
 容止者是其意也  
 夫賦定辭張子隨處不難計之言之始曰前不辭其  
 不辭必前曰矣蓋曰心之不與夫賦辨對陳獻也至  
 論語微成此月曰雷辨發發亦不其其容也其意也



